

作品
秋夜雨寒

君不离



JUNBULI

清酒一杯闲聊几句，
是最快乐的事，
你在这里，我很喜欢。

君不离



上

作品
秋夜雨寒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目 录

- | | | |
|----|------|-----|
| 1 | 天煞孤星 | 001 |
| 2 | 无妄之灾 | 029 |
| 3 | 阴差阳错 | 060 |
| 4 | 相安无事 | 090 |
| 5 | 洞房花烛 | 122 |
| 6 | 各取所需 | 158 |
| 7 | 恶人告状 | 190 |
| 8 | 一箭数雕 | 224 |
| 9 | 移花接木 | 260 |
| 10 | 红线为媒 | 298 |





骄阳似火，青石板的路面灼得人脚底生疼。

“母亲，太阳太毒了，您在树荫下歇歇，别到处走了。”洗紫芜跟在母亲后面，边给母亲打扇边劝阻，“关府老太太生病，爹爹带姐姐过去探望，心疼您身子不好，便没要您一起去。”

洗夫人恼恨地说：“就会拿这些言语糊弄我，你爹那个老东西何时想着带我外出会客？有我跟着，那个小贱人哪能讨得了便宜！去那边瞧瞧，要是你爹在那，就跟他说我快死了，让他过来一趟，免得我临死都看不到他最后一眼。”

洗紫芜心中哀叹，把扇子递给奴婢小春，“小春姐，你陪我娘到树荫下坐坐，我去那个院子瞧瞧。”

“二小姐，您小心些。”小春轻声叮嘱。

婉卿坐在桌前，听见叩门声，停下调琴的动作瞧向门口，唇边划过一丝嘲讽，洗夫人自己不露面，又让伺候她的二小姐过来找茬。

婉卿欠了欠身子，一旁的侍女客气地笑笑，“二小姐好。”

洗紫芜微欠了一下身，客气地说：“婉姨娘好，这位姐姐好。母亲有些事要和父亲商量，想着父亲一向喜爱姨娘弹琴，所以让紫芜过来看看。”

婉卿嘴角挑了挑，说：“你父亲在房内小憩，自己过去请他吧。天热，怕是衣衫有些不整，若二小姐不介意，我这个做妾室的自然是说不得什么。”

“既然父亲在小憩，紫芜就不打扰了。”洗紫芜有些局促地转身走出院落。关上院门，在门前站了站才蹙着眉头离开，心里想着如何向母亲解释。

婉卿拨弄一下琴弦，疑惑地说：“府上的这对姐妹，一个风光无限一个轻若草芥，一个聪慧美丽一个愚钝寻常，难不成洗紫芜不是夫人生的？依夫人的个性，是断不会如此轻贱自己的亲生女儿的……”

一旁的侍女笑了笑，说：“奴婢听府上的老人讲，夫人当年怀了两位小姐时，请

城中有名的占卜师傅测过，占卜师傅说，夫人腹中怀有双生子，一男一女，男可光宗耀祖，女可荣华富贵。大小姐出生时老爷甚是欢喜，等着腹中小公子出世，谁承想又生下一个女儿。老爷指责师傅占得不准，占卜师傅便说，二小姐是天生的煞星，是冤孽投胎，会妨着爹娘。夫人打生下这对女儿，身子就一直不好，听了占卜之人的话，更是厌恨二小姐，平日里非打即骂，府中的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婉卿眉头一蹙，不以为然地说：“那占卜师傅真是害人。不过，论容貌和品性，小的真是比不上大的出挑，人各有命，只能怪洗紫芜的命不好。”

“你爹人呢？”看到女儿独自回来，洗夫人眉头紧皱，大声问，语气带着明显的不耐烦。

“父亲在休息。”洗紫芜话音刚落，耳边已传来清脆的击打声。紧接着眼前发黑，口中一股铁锈味弥漫开来，身体摇晃着险些摔倒。

“夫人。”小春看着五官已经纠结变形的洗夫人，“夫人，您别生气，小姐她也是没有办法。”

“呸！”洗夫人狠狠地掌掴着洗紫芜的脸颊，“混账东西，你活着有什么用？妨着爹娘的赔钱货！我今天就打死你算了，省得活着祸害别人！”口中说着，只觉得越打越痛快，眼前早已变成了那个打扮光鲜亮丽，会弹琴会撒娇会讨丈夫欢心的贱女人。

洗夫人手脚并用，连打带踹，原本就身娇体弱的洗紫芜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头发散了，衣服裂了，鼻青脸肿，狼狈至极。

“去瞧瞧外面怎么了！”婉卿不耐烦地说，“这样热的天气，不在房内待着避暑，这是哪个闲到皮疼的奴才惹了事端，吵醒老爷又是事儿。”

侍女走到门外，略站了站便匆匆折回来，面色惊慌地说：“姨娘，夫人正在厮打二小姐，跟疯了般，看那样子是要往死里打呀，吓死奴婢了。”

婉卿笑了笑说：“好歹是她亲生女儿，她也下得去手，不过是打给我看罢了。关了门，去给我沏壶茶来，不用理她们。”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变调的惊呼声：“小姐！夫人！”

声音似乎是从嗓子里硬逼出来的，嘶哑而尖锐，侍女吓了一跳，手中的茶壶也掉落在地上。

“闹什么呢！”洗伯腾从里面走出来，脸上带着怒意，“想在这儿歇歇讨个清静，哪里又是哭又是喊又是摔东西的！”

院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丫环跑进来，看见洗伯腾就讲：“老爷，出事了！夫人把二小姐给打晕了，自己也背过气去了，都在外面，您快过去看看吧！”

婉卿眉梢一挑，哟，这还真打呀，“老爷，您别急。妾身陪您过去瞧瞧，夫人最是稳重温和，怎么会这样对二小姐？”

陪着洗伯腾跟着小春到了出事的地方，婉卿吓了一大跳，洗紫芜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头发乱成一团，衣服被扯得四分五裂，脸上手上青一块紫一块，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洗伯腾吩咐人送昏迷的女儿和妻子回了庭院，让管家去请大夫，扫了围观的奴才们一眼，沉声道：“做娘的教训女儿打死也是活该。今日的事谁若多嘴传出去，休怪我不讲情面，都记住了吗？”

“都是妾身的错。”婉卿偎进洗伯腾的怀中，轻声啜泣，“二小姐说夫人有事找老爷过去，妾身心疼老爷，原想着待老爷睡醒再跟您说。恐是因此惹恼了夫人，叫夫人迁怒二小姐，如今二小姐伤成这样，让妾身如何心安呀。”

听着婉卿的软言细语，洗伯腾心都化了，搂着她轻声说：“卿卿莫怕，有为夫替你做主，她们不敢拿你如何。”

婉卿抬头看着洗伯腾，双眼含泪，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

洗紫芜一直昏迷着，水米不进，小春用软布沾水湿润她干裂的嘴唇，每日里替她清洗换药。

洗夫人不知是真昏迷还是不想面对众人，每日总是待在床上，直到第三天才突然想起似的，问道：“小春，紫芜那丫头呢，我怎么觉得有些日子没见她了？还有老爷，这些日子是不是也没过来？对了，紫媛呢？”

“二小姐还昏迷着，大夫说要歇上半个月才成。老爷这几天在忙铺子里的事，不太常回府。琴韵姑娘说，关家过些日子要进宫为太后贺寿，邀了大小姐在太后的寿宴上抚琴，大小姐一直在专心练琴。”小春轻声说，“老爷吩咐，进宫的事比什么都要紧。”

洗夫人怜惜地说：“紫媛打小就美丽乖巧，就算是入宫做太子妃也不为过，倒让关家拣了个大便宜。你过去瞧瞧，看看紫媛是不是瘦了，脸色好不好。那个女人心肠歹毒，就怕她因着我故意为难紫媛。”

小春到婉卿的庭院门口，敲敲门，恭敬地说：“姨娘在吗？奴婢是夫人房里的小春，夫人吩咐过来看看大小姐。”

“进来吧。”是大小姐洗紫媛的声音。

小春推门走进院落，柳树旁的亭子里，洗紫媛正在抚琴，气色不错，表情也很愉悦。

“我娘怎么样了？”洗紫媛看了眼小春，“爹再三嘱咐我要以进宫的事为重，让婉姨娘好好教我。你回去和我娘说，等忙过这件事，我过去瞧她。叫她平日里没事多出来逛逛，和婉姨娘聊聊天，免得爹总是挂念。”

“是。”小春没敢多嘴。

“二小姐的情形怎样了？”婉卿状似无意地问。

小春谨慎地说：“还是昏迷着，水米不进，身上的伤倒是轻了些。”

洗紫媛眉头微微一蹙，轻声说：“若没别的事，就回去吧。”

看着小春离开，婉卿微微一笑，说：“你那个妹妹还真是好脾气，被打成那样还能忍得了。洗家的二小姐，丢脸丢在奴才们跟前，以后可怎么见人。”

洗紫瑗不在意地说：“爹说，以她的命数，叫她活着已是仁慈，还想如何？”

婉卿面带微笑地说：“这一次太后寿辰，还会有许多少年公子。大家闺秀同到，如果不是你妹妹让打成那般情形，原是打算让她陪着你同去的。”

“爹爹不会同意的。”洗紫瑗摇了摇头，“紫芜打小没练过琴没学过画，去了只会让洗家丢脸。”

婉卿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好花还得绿叶衬。你容颜数一数二，又跟我学了几年琴。同是洗家的女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关家岂不是更在意你？也更容易得太后和其他贵人的青眼。”

洗紫瑗先是怔了怔，回味一会才点头说：“师傅说得是。”

婉卿说：“好了，继续练琴吧，这曲百鸟朝凤你一定要练到最熟才成。”

到了第五日，洗紫芜总算清醒过来，身上的伤已经结了疤，瘀青也好了很多，就是浑身都酸疼，一点劲也使不上。

“二小姐，药熬好了，给您放这。”小春把药放在洗紫芜伸手可以触及的地方，“夫人吩咐了许多事让奴婢去做，您照顾好自己。二小姐，以后遇到事要多几个心眼，多顾惜自个才是。”小春叹口气，匆匆离开。

躺了七八天，洗紫芜才能下地活动。爹娘和姐姐没看过她，小春很忙，她自己煎药，自己照料自己，身子骨一天好过一天。

这日，洗紫芜帮小春去铺子里送一份绣好的花样。临近午时，突然暴雨倾盆，她只好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尽管头顶有屋檐遮挡，但还是有些雨滴落在身上，洗紫芜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一辆马车停在附近，有两个人从马车上下来，匆忙地跑到屋檐下躲雨。

“雨好大。”一个熟悉的女声响起，很甜美，还有些娇嗔，“堵在路上走不得，若是让关家的人遇到了，不晓得要如何猜度。”

男子的声音很陌生，听似随意，却透着一股天生的冷漠和高傲，无所谓地道：“洗姑娘怕传出有损名誉的言语？在下对洗姑娘钟情已久，难得有机会可以独处，便是因此而舍了与关兄的兄弟情谊，本公子也不介意。”

洗紫芜往角落里缩了缩，祈祷着千万不要被发现。

洗紫瑗根本没有注意到几步之外的妹妹，笑了笑，轻柔地说：“玄公子是京城鼎鼎有名之人，怎么会介意紫瑗这样一个寻常女子。”

听到“玄公子是京城鼎鼎有名之人”，洗紫芜立刻明了，应该是本国历来地位特殊的玄家。玄家与皇族一直渊源颇深，深受朝廷重视。

“我玄易看上的女人怎么可以用寻常二字形容。”男子浅笑而语，“在我眼中，洗姑娘可是独一无二的。”

洗紫瑗羞涩地垂下头，满心欢喜，盼着这雨千万不要停。

洗紫芜顺着墙根溜进雨中，快速跑开，跑到离刚才避雨的地方两个街口才停下来。回头四处张望，确定没有人跟上，大口喘着气，几乎站立不住。

“紫芜妹妹，是你吗？”有个声音在她旁边响起。

洗紫芜吓了一跳，立刻站得笔直，“啊，噢，是，是我。”

关宇鹏笑笑，说道：“雨还没停，你该找个地方躲雨。正好，我要去府上接你姐姐，一起吧。阿宁，扶洗家二小姐到马车内坐。”

马车内出来一个眉清目秀的丫环，伸手帮着洗紫芜坐到马车里，递了条干布巾，道：“洗二小姐，快擦擦吧，你都淋透了。”

洗紫芜有些局促，不敢看对面的关宇鹏。

见洗紫芜有些紧张，关宇鹏笑笑，吩咐车夫继续赶路。突然，马车停了下来，马儿发出嘶鸣，关宇鹏掀开帘子，看清情形后爽快一笑，大声说：“原来是玄兄弟，真巧。”

洗紫芜有一种窒息感，脸色瞬间变得苍白。阿宁掀起了车帘，看到并行的另外一辆马车上，有名男子正微笑着看向这边。

“玄公子长得真是俊朗。”阿宁喃喃地说，“他一笑，我这心都醉了。不知道哪家的姑娘能有福气嫁给他。”

玄易感觉有人在看他，然后有些厌恶地回避开。扫了一眼车帘，却只看到激动狂喜、一脸陶醉的阿宁。

“关兄好。”玄易转向关宇鹏，微笑着问：“看这情形是要去洗家？”

“是。”关宇鹏微微一笑，“如今各国交好，前方战事平稳，我得了些时间回京城，去接紫瑗到关府坐坐。一则母亲喜欢听紫瑗抚琴，二则可以多些时间在一起。”

“哈哈，关兄真是怜香惜玉之人。”玄易半真半假地说，“可惜我今日有事，不然定要也沾沾关兄的光，到府上欣赏洗姑娘美妙的琴声。”

“以后定然还有机会。”关宇鹏心情颇好地拱手告别，吩咐车夫继续赶路。

“洗紫芜，听说是关公子带你回来的？”洗夫人脸色沉了沉，问。

“是。”洗紫芜低下头，轻声说。

“一个女儿家在大街上乱跑不说，难不成洗家穷到连辆马车也找不出吗？你姐姐是关家的大儿媳，未来的掌家人，你要你姐姐以后如何面对关公子？”洗夫人恼怒地说。

洗紫瑗看了母亲一眼，笑着说：“娘，大约当时雨太大了，紫芜一时找不到避雨之处才在雨中奔跑。关公子断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猜度我们如何。关公子还在前厅候着，您得让女儿换身干净衣服才好见他。”

“还是你最懂事，最贴心。”洗夫人高兴地对大女儿说，转头吩咐一旁的小春，“小春，把前几日在铺子里为紫瑗订制的衣服拿出来给换上，我们家紫瑗天生就是要穿漂亮衣服的。”

洗紫瑗换好衣服，由琴韵和母亲一同陪着到了前厅。

“洗夫人好。”关宇鹏看到走进来的三人，起身客气地拱手问好。

洗夫人立刻笑着说：“快坐，不必如此拘礼，很快就是一家人。紫瑗，你和宇鹏去了关府，代我向关夫人问好。”

洗紫瑗换了身淡粉的衣服，愈加显得皮肤细腻，容颜妩媚动人。微微一笑，轻声说：“是，谨遵母亲的吩咐。”

关宇鹏微微一笑，说：“二小姐没事吧？”

洗夫人略显尴尬，道：“那丫头自打出生就有些不妥，让关公子看笑话了。”

“怎么会是看笑话。”关宇鹏笑笑，“二小姐单纯可爱，宇鹏还想请她一起前往关府，我不晓得紫瑗的喜好，有紫芜妹妹在旁还可以提醒一二。”

洗夫人只得笑笑说：“小春，去叫紫芜出来，陪她姐姐去关府。”

马车进入关府，坐在马车上的关宇鹏轻轻咦了一声：“咦，玄易的马车，他什么时候来的？路上遇到他的时候还说今日没空。”

洗紫芜眼睛瞬间睁得老大，怎么会又遇到那个人，他不会是为姐姐才来关府的吧？

“不必害怕。”许是感觉到紫芜神经瞬间绷紧，关宇鹏温和地安慰，“我母亲性格温和可亲，她很喜欢你姐姐，也会同样喜欢你。你一向陪着你母亲，想必和我母亲相处也会很容易。”

马车外有人笑着说：“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这就得了清闲，过来听关兄未来的妻子抚琴了。”

洗紫芜长长舒了口气，正准备下车，头砰的一声撞到车框上，额头剧烈地疼痛起来，人也有些晕，差点从马车上摔下去。

“哈哈！”一个人大笑着，伸手拽住差点一头栽到地上的洗紫芜，调侃道：“玄兄的魅力真是无人可挡，一说话就有女子为你五体投地！哈哈，哥，这是谁呀，这么激动？”

洗紫芜晕乎乎地站稳，看着拽住她免她摔倒在地上的人。

“宇程，不要乱开玩笑，这是你未来嫂子的妹妹，洗紫芜。”关宇鹏嗔怪地说，“紫芜妹妹胆小，第一次来我们关府，你不要吓她。”

“你没你姐姐漂亮。”关宇程打量着洗紫芜，见她有些害羞，面上还带着茫然之色，没有洗紫瑗漂亮，但也是个清秀干净的小姑娘，“有个优秀出色的姐姐是不是很有压力？我有了这个威震边关的哥哥就生活得不太舒心，连老婆也让他挑最好的。唉，命苦呀！再加上还有一个风流全京城男子做朋友，这世道，真是没法混了！”

“好了，别在这油腔滑调了。”关宇鹏说，“你和玄兄一起过来的？”

“是呀。”关宇程做了个摊手的动作，说：“我在回来的路上遇到玄兄，他正好外出办事，我就央求他送我回府，并跟他说，今天我未来的嫂嫂要来府上为母亲抚琴。她可是京城最有名的琴师婉卿的关门弟子，那绝对是太后也夸奖的好琴艺。”

关夫人得了奴才的通报，从后花园过来前厅。冼紫瑗恭敬地给关夫人行礼，“关夫人，您好，母亲让紫瑗问夫人好，等改天亲自过来拜望。这是紫瑗的妹妹紫芫，关公子特意请她一同过来。紫芫，快见过关夫人。”

冼紫芫走到姐姐身旁，静静地施礼，“关夫人好，紫芫见过夫人。”

“坐。”关夫人温和一笑，客气地说，“大家都坐。紫芫是吗？前段时间听你父亲提及，说你母亲身体不太舒服，如今可好了些？”

冼紫芫恭敬地说：“已经大好了，谢谢夫人关心。”

“那就好。”关夫人看了看冼紫芫，安安静静的，说话做事都很谨慎。

听人说，冼夫人性情暴躁，言语粗俗，经常拿小女儿出气。自己也很好奇这个深居简出的冼家二小姐是如何模样。如今看了，传闻即便有夸大，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娘，后院的荷花开了。”关宇鹏提议，“我们去后花园亭子里赏荷听琴如何？”

“好啊，我最不想乖乖地坐在这喝茶聊天。”关宇程立刻表示同意，看向对面的冼紫芫，忍不住想捉弄这个胆小害羞的女孩子，“紫芫妹妹，你会抚琴吗？你肯定不如你姐姐这么有才华，不过，我倒也没有太后那么高要求，招不来狼就成。”

冼紫芫面上一红，有些局促地说：“我，不会。”

“紫芫照顾母亲，没有时间习练。”冼紫瑗替妹妹解释，“倒是做得一手好女红。”

“这也是很好的。”关夫人微笑着说，“女孩子原是该会些女红技艺。”

“姐姐也做得极好。”冼紫芫略微有些紧张地说。

关宇程看向冼紫瑗，夸张地说：“大嫂，你还有什么不会的？哥，你还真是有福气，寻得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女子做老婆。娘，您是不是也该替儿子筹划了？我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纪，虽然不如您的大儿子勇猛威武……”

关夫人忍俊不禁：“好，和娘说，你想找个如何的姑娘家？”

满屋人都笑了起来，冼紫芫也忍不住挑起嘴角。

关宇程面不改色地说：“大嫂这样的才女定是找不到第二个，但像紫芫妹妹这样只会绣个花、伺候个人也不行，拿不出手呀！”

冼紫芫又羞又愧，面上一阵泛红，却不能发火，只得默默垂下头。

“宇程。”关宇鹏声音一沉，“别欺负紫芫妹妹。”

关夫人也嗔怪地说：“紫芫，你不用理他，这小子从小就是个讨人嫌的。”

冼紫芫微微抬起头，“二公子只是开个玩笑，紫芫不会当真。”

后花园荷花池极大，一眼看不到对面。池中盛开着荷花，蜻蜓在荷花上飞。池边绿油油的柳枝垂到水中，景色很是怡人。宽敞的石亭简单舒适，内有石桌石椅。关宇鹏招呼众人入座，冼紫芜坐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听了两首曲子，关宇鹏说：“让紫媛休息一会，大家各自随意，想要赏荷就顺着荷花池绕行，或者在这儿坐着喝茶吃些水果。”

冼紫芜从亭内走出来，选了一个和众人不同的方向。没走几步就有人远远地喊：“冼紫芜！冼紫芜！”是关宇程的声音。

冼紫芜想起先前的尴尬，心中一紧。四下里瞧瞧，前面有一处假山石，尚可以遮蔽一人身形，忙提着衣裙躲入假山后面。

关宇程走到这边，轻声嘟囔：“明明看到她在这附近，怎么过来就不见了，难不成又跑前面去了？冼紫芜！冼紫芜！”

冼紫芜蹲得脚有些发麻，站起来略微活动一下，准备再等片刻没有动静了就出去，却听得有两个人向着这个方向走来，其中一个人的脚步声非常熟悉。

“紫媛。”是玄易的声音，“我可以去和关家谈，关家不会和玄王府闹翻。你做我玄易的妻子，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玄公子。”冼紫媛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们几面之交，您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话哄骗我？”

“我为何要哄骗你？”玄易眉头蹙起，把冼紫媛的手握在手中，“第一次看到你是在婉卿那里，青涩的模样，漂亮可爱，一双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婉卿告诉我，你早在出生时就许给了关宇鹏，但我实在是无法忘记你，紫媛，我真的喜欢你。只要你愿意接受我的感情，余下的事情都由我来解决，你只要专心等着嫁入玄王府做我的妻子就成。”

玄易话音刚落，远处又传来呼喊声：“冼紫芜！冼紫芜！”大约是关宇程走了半天没有发现冼紫芜，又折回来了。

冼紫媛立刻从玄易手中抽回自己的手，玄易眉头微微一蹙，不着痕迹地让开几步，看起来像是无意中遇到的一样。

“咦，玄兄，大嫂，你们怎么在这？”关宇程随口问着，目光却还在四处寻找。

冼紫媛面上还有隐约的慌乱，轻声说：“我在找紫芜。她刚才还在在荷花池边，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就过来这边找找，正好遇到在这赏荷的玄公子。”

“我也在找她，看她在这附近，追过来她就没了踪影，以为跑前面去了，结果往前走了半天也没发现她。我们去石亭那边吧，也许她已经回去了。”关宇程笑着说。

玄易扫了一眼周围，目光在那处假山石上停一下，不见假山石旁边的草木有什么晃动，应该是没什么人。关宇程一拽他的胳膊，“玄兄，走吧。”

看着三人走远，洗紫芜长长出了口气，扶着假山石慢慢站起来。确定周围没有人，走到来时经过的石椅坐下想等自己情绪稳定些再回去，雨滴又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二小姐，您怎么在这？”琴韵撑着伞赶过来，“大家都在找您，您头发上怎么有草呀？”

“草？”洗紫芜抚了一下头，扯下一根狗尾巴草，“没事，我刚刚在前面不小心摔了一跤，你不要和姐姐说。”

琴韵点头说：“二小姐不用担心，我们回去吧。大家全在石亭里避雨，大小姐让奴婢过来寻你。”

洗紫芜跟着琴韵慢慢走回石亭，关宇程看到主仆二人，笑着说：“我就说嘛，这丫头肯定是迷路了。哟，这是怎么了，看样子琴韵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让雨给淋了，哈哈。”

“紫芜，你这是怎么了？”洗紫媛眉头蹙起，面带不悦之色，问道。

洗紫芜轻轻咬了下嘴唇，说：“我在前面看到一只癞蛤蟆从路中间跳过，为了躲开它，不小心摔倒，我不是故意要摔倒的。”

关宇程大笑说：“玄兄，这丫头说话真有趣，说她不是故意要摔倒的，难不成还有人会故意摔倒？”

“紫芜妹妹，你不用理会他，他打小就这样讨人嫌。”关宇鹏微笑着说，“阿宁，带紫芜姑娘去后面换身衣服。”

阿宁带着洗紫芜到了后面关夫人房间外，笑着说：“我们府上的小姐去年出嫁了，我去向夫人讨几件小姐出嫁前的衣服，您在这略微等等。”

洗紫芜轻轻点头，站在走廊里候着，有些雨被风吹进来落在她身上，只得往里挪挪，有隐约的对话声从身后虚掩的窗户中传来，不是太真切，但还是能听个大概。

“你确定没看错？”是关夫人的声音。

“奴婢也不能肯定是洗家大小姐。”阿宁的声音有些迟疑，“当时洗家二小姐也不在，不过，看衣服颜色应当是洗家大小姐。”

“难道她和玄易早先就认识？”关夫人眉头皱起，“暂时不要声张，玄易虽生性风流，但不会为了一个女子令玄家和关家闹翻，以后仔细些。”

“是。”阿宁轻声答应，然后说起要讨几件衣服让洗家二小姐换上。

洗紫芜听她们不再谈正事，快速轻步地离开窗户回到阿宁进房间之前她所站的位置，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阿宁抱着叠好的衣服从房间里出来，微笑着说：“夫人特意找了一身小姐从未穿过的衣服，我带您去换上。”

在关府吃过晚饭才离开，关府派了马车准备送她们姐妹回去，玄易笑着说：“罢了，正好我也要离开，就捎带着送她们姐妹回去吧。”

关宇鹏微笑着说：“那就麻烦玄兄弟了。”

玄易的马车比关宇鹏的要精致许多，车夫沉默地驾着马车。马车缓步而行，洗紫瑗靠在琴韵身上，闭眼假寐。

洗紫芜伸手将车帘撩起一些，让外面的风吹进来，细细雨丝落在面上，很舒服。忽然闻到隐约的香气飘过，甜甜的，和婉卿身上的味道有些相似，正奇怪这种香气来自何处，琴韵的身体就靠在了她身上，响起轻微的鼻息声。感觉情形不对，洗紫芜假装极困倦的样子，把头偏向车帘处。

“你对她们做了什么？”是姐姐惊恐的声音。

“只是让她们睡一会。”玄易的声音很平静。

玄易和姐姐从马车上下去，回来的时候姐姐手中拿着一束随意采摘的野花，蓬松着好大一把。琴韵清醒过来，有些紧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路上睡着，而且大小姐竟没有责怪。三人下了马车，玄易随意摆了摆手然后马车就离开了。

跟在姐姐和琴韵的身后，洗紫芜听到一阵马蹄声，循声望去，一辆马车在夜色中向着去关府必走的街道离开。关宇鹏是个在边关作战的将军，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姐姐和玄易关系暧昧吗？如果玄易一直没有察觉关家马车跟在后面，那么只能说明关家的马车是事先赶来此处候着。

连着三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洗紫芜悬着的心才算是落回原处。

难得今天洗伯腾早早从铺子里回府，洗夫人也随着马车一同回来。晚饭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气氛难得的融洽，就连洗夫人也没和出现的婉卿计较。

“今天关府送来一封信，商量宇鹏和紫瑗的婚事。”洗伯腾一边饮酒一边慢慢地说，“我看这事就听关家的吧，让紫瑗早点过门。不过，信上有句话我不太明白。”

洗夫人不解地问：“怎么，亲家在信上说了些什么？”

洗伯腾说：“信上说，让我们不要和玄公子玄易走得太近。卿卿，你是不是认识这位玄易玄公子？”

婉卿瞟了洗紫瑗一眼，轻声道：“他听过妾身抚琴。玄易是玄王府长公子，文武双全，是京城中无数女子心中的良配，关家大概是担心这个吧。”

洗紫瑗手中的筷子落在桌面上，慌乱地解释：“今日和婉姨娘一起练琴，手腕有些酸，竟连筷子都拿不稳了。”

“那就吃完饭早些歇息。”洗夫人心疼地说，“如今你的琴艺连太后都夸奖，嫁入关家后最重要的是早些生下儿子，在关家站稳脚跟，成为关家的掌家人。”

“行了，头发长见识短。”洗伯腾看向婉卿，说：“卿卿，你刚刚说关家大概是担心些事情是何意思？关家在担心什么？”

婉卿微微一笑，语气柔缓地说：“妾身只是随口一说。”

洗夫人哼了一声，不屑地道：“不过是个戏子，能说出多中听的话。”

“婉卿嫁入冼家前，与各方达官贵人交往，有不少是朝中重臣，就算只是随口一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冼伯腾斥责，“关家不会无缘无故在信中提这样一句。关家在朝为官，一向处事谨慎，尤其是其中还牵扯到玄王府。”

“夫人说得极是，婉卿只是一介戏子。”婉卿语气依然温婉，“老爷，妾身说了您可不要训斥妾身。”

冼伯腾立刻点头，“但说无妨。”

婉卿瞟了冼紫媛一眼，又扫了一眼冼紫芜，“玄王府和关府关系不错，关家二公子关宇程和玄王府长公子玄易打小就在一起玩耍。玄易不仅人长得英俊潇洒，更是风流成性的人物。大概因为经常和关家兄弟来往而认识大小姐，妾身只是说大概，有些人遇到玄公子和大小姐走得近，有些传言落入关府人耳中，关府不想因为几句传言坏了几家关系，所以才会在信中提上一句。”

洗夫人脸气得通红，恼怒地说：“你这是在往我女儿头上泼脏水，老爷，你一定要好好惩戒这个贱人！”

冼紫媛轻声说：“婉姨娘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若是关家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猜测就怀疑女儿清白，女儿就算是嫁入关家也不会幸福。”

冼伯腾看向冼紫媛，语气严厉地说：“难道你想因为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就毁婚？”

冼紫媛轻声说：“女儿心中委屈，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嫁入关家。”

婉卿轻轻说：“毁婚万万不妥。大小姐，婉卿是你父亲的妾室，更是你的师傅。听我一句劝，玄易这人你招惹不起，还是安稳嫁给关家公子吧。再说，这事想他们猜测就可以让他们猜测，不想让他们猜测就可以不让他们猜测。”

“你有什么妙计？”冼伯腾立刻问。

“只需找个人替大小姐顶下这是非就好。”婉卿话一出，恰好外面一声惊雷响起，众人吓了一跳，“这天说变就变……老爷，不能因为几句莫须有的传闻就毁了大小姐一生的幸福。妾身主意就是，让二小姐去勾引玄公子！”

冼伯腾眉头一皱，看了看冼紫芜，沉声说：“就按卿卿的主意来。”

洗夫人起身离开，随后冼紫媛也由琴韵陪着离开。

冼紫芜呆呆坐着，房内只余她、冼老爷和婉卿以及伺候婉卿的奴婢阿珍，她如坐针毡，用尽全力起身离开。出了房门才长长出了口气，看着落雨的夜幕，一脸的无奈和愁苦。

远远地看到前面亮着一盏灯笼，走近些，才发现是小春。小春看到她轻声说：“二小姐，夫人让奴婢在这儿等您。”

冼紫芜听说母亲要见她，立刻觉得头皮发麻，“小春姐，母亲为何突然间要见我？”

“可能和晚饭时婉姨娘所说的事情有关。”小春轻声说。

洗紫芫有种想要一头撞死的冲动，可还是硬着头皮跟着小春向母亲的房间走去。

洗夫人端坐在桌前，神情严肃地说道：“那个女人的提议你都听到了吧？就按她的意思来吧。洗紫芫，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要让彻底断了他对你姐姐的念头，哪怕你失了清白也要将玄易从你姐姐身边带走！”

洗紫芫微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

“还有你。”洗夫人看了看小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紫芫的奴婢，每日晚间歇息前到我这报告一天的情形。明日我会吩咐府上腾出一个院落给你们二人住，再让铺子里送些衣服给你们。没事便下去吧，我正烦着。”

天亮，洗夫人吩咐人将一个小庭院收拾出来让洗紫芫和小春主仆二人搬过去住。这是当年是洗伯腾母亲的住处，简单舒适庭院里有一棵松树，有清爽微苦的松枝味道。

洗紫芫对着放在桌上的几套精致的衣服发呆，那是刚刚洗夫人让铺子里送过来的，是洗紫芫十六年来得到的最好的衣服。

“二小姐。”小春轻声对洗紫芫说，“您去找找婉姨娘吧，主意是她出的，那她一定有办法让您接近玄公子。”

洗紫芫眉头紧蹙，哀叹一声说：“我现在恨不得一头撞死在松树上。接近玄易，实在是一件生不如死的事。”

婉卿正在抚琴，阿珍听到有人敲门，看了一眼自己的主子。主子在抚琴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正准备去把敲门的人打发走。

“请问，婉姨娘在吗？”小春听到里面传出琴声，低声下气地说：“二小姐有事求见姨娘。”

“我家主子正在抚琴。”阿珍客气地说。

洗紫芫轻声说：“那我们在这候着吧。”

里面的琴声悠扬动听，似乎一群女子舒袖而舞。突然，节奏一变，变得快速激昂，如同万千将士在杀场征战厮杀，听得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婉姨娘弹琴真是好听。”小春轻声说，“奴婢虽然听不懂这是首什么曲子，但听得奴婢心跳加快，恨不得拿把刀冲到战场杀敌。”

洗紫芫点点头，轻声说：“那日我在关府的时候曾经听姐姐弹过此曲，觉得弹得真好；但听过婉姨娘的，才觉得姐姐弹得苍白无力。”

外面太阳很毒，没有一丝风，听着院内传出的琴声，时而激昂时而悠扬，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头顶的烈日也慢慢西沉，站了近两个时辰，院中的琴声终于停下来。

“二位久等了，姨娘请二位进来说话。”阿珍出现在门口。

因为天热，婉卿只穿了件单薄的衣衫，宽大的衣袖刚过肘部，头发挽在头顶，用一

根竹制的长簪盘着，比起

“紫芜见过婉姨娘。”虽然只是父亲的妾室，冼紫芜并不想乱了辈分。

“坐。”婉卿指了指椅子，“在外面等得急了吧？”

“听着姨娘抚琴，倒并不觉得难熬。”冼紫芜老实地说。

看来，冼夫人是真的打算让这个一向木讷的二小姐替大小姐担下所有不是。婉卿在椅子上坐下，喝了口茶水，随意地问：“你学过琴？”

冼紫芜立刻摇了摇头，轻声说：“母亲说紫芜愚笨，这等复杂的技艺不是紫芜该学的。不过，以前见姐姐学的时候心痒，曾经偷偷模仿过。”

“你姐姐和我相比呢？”婉卿眼神落在微垂头坐着的冼紫芜身上。

冼紫芜想想，有些紧张地说：“姐姐的琴声是极佳的，但和姨娘相比，姐姐的琴声浮在表面，姨娘琴声看似平静，却暗藏汹涌。”

婉卿微微一笑，“你是在恭维我吗？”

“是有赞赏之意，但完全出于真心。紫芜确实有求于姨娘，也是真的喜欢听姨娘抚琴。”冼紫芜轻声说，面上闪过一丝紧张。

“你会不会恨我？”婉卿指了指桌的茶水，“我们可以边饮茶边聊。”

冼紫芜迟疑一下说：“不恨，但是害怕，我很害怕接近玄公子。再说你也是为了姐姐好，若姐姐和玄公子的事让关家知道了，姐姐这辈子就毁了。”

“原来你也知晓大小姐和玄公子的事。”婉卿点点头，“他们二人真是大意。可是，你父母为了大小姐牺牲你，若换了是我，定是咽不下这口气。”

冼紫芜苦笑一下，轻轻说：“姨娘纵然有着常人所不及的琴艺，仍不得不委屈下嫁父亲为妾，紫芜不过是一个衣食靠父母的弱女子又能如何？今日过来见姨娘，是想求姨娘给个主意，让紫芜不至于连玄家公子的面都见不到。”

婉姨心中微微一叹，淡淡地说：“既然主意是我所提，我定然有法子帮你接近玄公子。至于如何做，就要看你自己。”

冼紫芜苦笑一下，说：“紫芜能如何？不过是拼尽全部由他嘲讽。”

“你姐姐和玄公子是在我的住处相识。那日你姐姐在那里抚琴，玄公子正好到我处听琴，竟对她生了情愫，可惜，你姐姐已经被皇上许给关家公子，不能毁婚。其实就算她真嫁给玄公子，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不能长久。”

“玄家公子竟是如此薄情之人？”冼紫芜怔怔地问。

“不是玄公子薄情，是你姐姐根本不是可以配得上他的女子。”婉卿微微一笑，“你都能听得出你姐姐琴艺不妥之处，玄家公子是何等人物，如何听不出？玄公子对紫媛不过是一时迷恋。”

“若姐姐这般出众的人物都不是玄家公子的长久之选。”冼紫芜叹了口气，极是无

奈地说，“紫芫现在只求能少受些羞辱，拖到姐姐嫁给关家大公子，就阿弥陀佛了。”

婉卿轻轻一笑，说：“你倒比我想的要有趣些。玄公子让人捎信与我，说他新得了一把古琴，请我前去瞧瞧，明日一早，你换身淡粉的衣服与我同去。不过，到时他看到你的穿着多半会非常生气，甚至羞辱于你，但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入了他的眼。”

马车停在一处二层小楼前，婉卿示意洗紫芫下车，说：“这是玄公子的一处别院，那次玄公子遇到你姐姐，正是在这里。”

洗紫芫心跳如鼓，每一步都是硬着头皮往前挪。

“来得可真是准时，难不成掐着时间来的。”玄易的声音相当不耐烦，“这是谁？为何要穿紫媛的衣服？”

婉卿故作不解地说，“玄公子，您不是让妾身来看古琴吗？不过是身相似的衣服而已，何必纠结于此。”

玄易面带不悦之色，瞥了洗紫芫一眼，走进小楼。

“真是把好琴。”洗紫芫听到婉卿的声音，然后一声悠长的调子响起。

“我打算把它送给紫媛。”玄易微微一笑，“紫媛一定会非常喜欢。”

洗紫芫偷偷瞄了一眼放在桌案上的古琴，是由一块上好的木头依天然纹路雕刻而成，宛如凤翅展开；琴弦微有寒光，似乎是一把利刃，高贵无比。无论从外观还是音色上看，都是一把可遇不可求的好琴，她忍不住伸手抚摸一下琴身。

“谁让你碰的！”玄易的声音突然响起，充满恼怒，“这是送给紫媛的东西，你个混账东西竟敢用你的脏手去碰！来人，拖出去，把她的手给本公子剁掉！”

洗紫芫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这人怎么这样？她不过是触摸一下琴身，她保证她的手是干净的。

“玄公子，您别生气。”婉卿立刻说。

玄易抬手把桌上的古琴摔向地上，“世上再珍贵的东西，本公子厌恶的人碰触后就是垃圾一个，怎么能让紫媛再拥有。”

洗紫芫觉得这样好的一把古琴因为她碰触就被毁掉实在可惜，下意识想接住它，古琴如同一记重拳般撞击在她的胸口，一口气憋在那里半天喘不上来。

“玄公子。”婉卿吓了一跳，“您会要了她的命的！”

玄易冷漠地看着躺在地上，怀中抱着古琴，唇角流血的洗紫芫，“这古琴在本公子看已经是废物，你接了它也不过是自讨无趣，活该！”

“紫芫因为一时好奇，毁了这把古琴，实在罪过。”洗紫芫觉得胸口闷得她头晕，“并不是想要弄脏这把古琴，紫芫保证还没有碰到。这几日母亲忙着姐姐的嫁妆，一时开心替紫芫做了几件衣服，以后紫芫不再穿这件就是，玄公子息怒。”

“玄公子，您这是何必呢？”婉卿立刻笑了笑，挡在洗紫芫的前面。